[灯下漫笔]

立夏欣笔

王春国

江南烟雨,绵柔之极。置身意境,雨声时大时小,布谷鸟声由远及近,与窗外的许多叫不出名的鸟儿声,合成的高中低交响曲,层次非常清晰,那旋律与乐句,时长时短,大森林大自然韵味十足,优美极了。这就是钱塘江诗路带源头,常山江宋诗之河畔那山水城市之恬静的人类生活环境。

昨日还是春日艳阳天,去了那百游不倦的常山独具风格的美丽乡村,好好地深度品偿其风韵,享受了一天春光明媚之福。

今天是五月四日,下雨了。雨声和鸟儿鸣翠之声,又给予我三分惬意,坐于书房写上一点常山那浙江西大门敞亮又充满希望的夏意。

窗外的鸟儿声,此时,或许雨丝绵绵,更有意思,叫的更欢畅了。似乎,要用这优美声音告诉世人,常山是森林城市,是我的天堂。

其实,我的理解这是大自然节气信息的传递。因为,五月五日,立夏了。

立夏了,这是一个充满朝气,充满希望的季节。她,生机勃勃,蒸蒸日上。

夏,会意,小篆字形是从夂从页从臼。臼(ju),两手,夂(Sui),两足。合起来像人形。本义,古代汉民族自称,同本义,即称华夏,中国之人也。

夏,在四季为二,也属四季之中,气候最为温暖,动植物生长为繁衍盛季。大禹之子启建立夏王朝时,取之盛季为国家部落标志,寓强大繁荣之意。

姹紫嫣红的春天,经过一个五一长假,明天就走进比春天更纯粹的夏季了。虽说鲜花还在盛开,但夏天绿色主基调,给予人类更多更灿烂的预示更多了。司马光《居洛初夏作》描写:四月清初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。

是啊,立夏了。常山民俗,立夏是个励志勤奋劳动的节,一句“吃了夏子(鸡蛋),收菜子"道出了立夏之寓意。因为,立夏这天,家家户户都要煮茶叶鸡蛋或马兰头根鸡蛋。意思是鸡蛋为补品,吃了有力气,立夏后马上就要收菜子,割麦播稻种了,必须埋头实干了,真是到了"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”的专心致志,干事业的峥嵘岁月了。

是啊,立夏了。充满未来无限风光的浙江西大门,夏的到来,就是激情四射的季节到来,就是全县人民践行“八大行动"的盛季。一分耕耘一份收获,惟有众志成城,"八大行动“才给予常山未来快发展,强发展,大发展赋予更强劲的正能量。常山的明天,金光闪闪,犹如中国第一枚金钉子,那是世界的榜样!

椿味悠悠

南丰后人

傍晚下班回家,路上就接到老婆的电话:“你还没有回家吃饭啊,今天家里有‘上新菜’呢。”我不晓得到底上了什么新鲜菜,紧赶慢赶到了家里。一看,原来是一盘香椿炒鸡蛋。看着浓绿的香椿、金黄的鸡蛋,筷夹入嘴,清香扑鼻,满口温糯,香辣鲜美。不禁感叹到:这就是春天的美味,妈妈的味道。

记得是我上中学的那几年,农村里大家还在为温饱忙碌,农家也是偷偷摸摸种一点点自留地。在我农村老家门口的自留地边上,忽如一夜春风来,长出一棵香椿树。不知道是野生的,还是父亲挖来的,初期不见得怎么施肥管理,生长得也比较缓慢。但是,到它长成一人高之后,父亲就对它爱护有加。香椿树有着光泽的皮肤,自然的纹理,树梢上红艳艳的嫩芽更是秀色可餐。

春天来到的时候,父亲小心翼翼地从香椿枝丫上捻来一小撮香椿苗,至多是间采一部分。母亲把香椿苗洗净,放入锅里焯水,或用开水冲泡,去掉香椿中的涩味(其实是亚硝酸盐)。然后捞出切碎,与鸡蛋液拌匀,倒入热气腾腾的油锅里,三下五除二,一小碗散发着春天气息的美味就出锅了。每当这个时候,老父亲就一口小酒,一小口椿蛋菜,吃得津津有味,早已把烦心事丢到了九霄云外。

在之后的几十年里,每每春天到来的日子里,家里总是千方百计地做一盘香椿炒鸡蛋打牙祭。

香椿,是无患子目楝科乔木,也是园林绿化的优选树种。国人食用香椿苗由来已久,本来只是春天的香椿苗可以食用。然而,前不久,听说我县芳村农民在大田里引种了常年可吃的香椿。于是,休息日里,专程来到了芳村的香椿基地寻访。

在芳村镇下猷阁村“椿秋红”产业园里,村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采集香椿苗。郁郁葱葱的香椿一望无际,青青的海洋里泛起了丝丝缕缕的棕红,显得雍容华贵,宛如太阳下采集姑娘的脸庞,丰收写满在脸上,也甜在了心里。村干部介绍说:自2009年开始,村里流转来村民闲散的土地,种下了香椿300多亩。多亏了引种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的新品种“椿秋红”,一年四季可采摘香椿“红”几十次,亩产年可创收数千到万元,算得上是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。

如今,芳村的“椿秋红”,再也不是仅仅用作炒鸡蛋,他们已然成立了“公司+农户+基地”的公司化运作模式。随后,我来到了芳村古老的集镇上。在上街路段,慕名走进了古色古香的椿秋红公司店里。让我惊讶的是,这里琳琅满目地摆放了椿秋红的系列产品。有椿秋红酱、椿秋红酥饼、椿秋红茶叶、椿秋红梅干菜,还有用椿秋红树根酿制的椿秋红酒。公司经理徐志坚说:“目前公司香椿种植已经辐射到周围乡镇,连开化等外县市的农民也挂靠进来,种植面积已达2000多亩。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正将‘椿秋红’推广到全国……”

管子曰: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遥想从原始社会以来,人类早已懂得了活着都要吃食的道理。然而,也有五谷杂粮短缺的时候,人们经过前赴后继千辛万苦的实践,终于掌握了大自然中的许多树木(包括树的根、叶、花、籽)也是可以充当食物的,就像香椿芽一样,它正在大踏步地登上宾馆饭店大雅之堂。而像徐志坚他们,把香椿可以吃的“小我”,做成了产业的“大我”,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新的增长点,赖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实属难能可贵。

时间过得真快,我已多年没有见到老家门口的香椿树了。想必它已经长成了大树,是否像老父亲所希望的那样,它可以用作农村建房时上等的横梁呢?抽时间真要去看看。

或者在没有见到老家椿树之前,到古镇芳村去采购一壶“椿秋红”的老酒,再到古街的小酒馆里喊一句“香椿炒鸡蛋唻”,然后陶醉于满街椿秋红的氛围之中。那样的感受,如同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的——“等闲若得东风顾,不负春光不负卿”,香椿啊,春味呀,我这厢有礼了。

[馨香一瓣]

颤悠悠的香叶

郑忠信

拒绝沉沦车流人潮,抓住假期的尾巴,携远道而来的朋友转而隐入乡下的家庭农场。农场主打胡柚,正好赏花休闲两不误。岂料突遭连日高温和几番风雨,空气中那抹浮动的暗香骤然寡淡,直至淡若游丝,遥不可闻,才于无限惋惜中感慨:错过此季,再等一年。见我们有些许失落、几分伤感,随行的父亲便用颤悠悠的手指向柚林深处:那里有两丛香叶,芬芳如柚。我们欣喜万分,紧随父亲穿过密密的柚林,直抵斜坡上两丛冠幅硕大的香叶。其实这香叶与常见的茶叶并无差异,我们刚被吊起的胃口随即荡然无存。父亲随手摘了几片香叶在指间揉了揉,直塞我的鼻翼。他的手是颤悠悠的,令人生疑;他的神情坚定无比,不容置疑。我吸了吸鼻子,将信将疑。朋友忍不住亲手摘来揉了揉,同样吸了吸鼻子,千真万确。那种久违的芬芳瞬间撩起心底的好奇,眼睛开始细彻地打量起来。而香叶在山风的吹拂下亦颤悠悠地晃动着,苍翠欲滴,惹人怜爱。尤其是那寸把长的嫩梢,养汲天地,楚楚动人,虽非花,却远胜百媚千红,让人陡生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的感慨。

据说茶的别称颇多,嘉木、瑞草、甘露等等不一而足,香叶系别称之一。父亲所说的那两丛香叶估计是早些年茶园改造成农场时遗留下来的。只不过深处柚林之中,不知怎的竟然芬芳如柚子花开。她高踞山坡,总有几茎茅草在叶丛矗立,颤悠悠的;她斜倚松林,时见三两松鼠在枝端跳跃,颤悠悠的;她仰观云卷云舒,风儿驰骋天际,颤悠悠的;她俯瞰花开花落,柚子缀满梢头,颤您悠的……许是耳濡目染,无论清晨还是日暮,她玉树临风,不胜娇羞,颤悠悠的。“错过柚花不妨炒些香叶,开水冲泡,便闻着柚花啦!”父亲边说边卸下背篓,颤悠悠的香叶便顺着颤悠悠的手塞满了背篓。父亲每年都会摘几茬香叶炒了备用,凑巧让我们也赶上一茬,更巧的是父亲愿意亲授炒艺,着实令人兴奋,要知道他常常以一句口头禅来搪塞我,那就是“不要瞎学这些没用的”!

松针作柴,只不过要事先团成小把缚以稻草。为的是文火慢烧,便于掌控火候;土灶翻炒,别个围裙,倚着灶沿,躬下腰身。双手不断地在锅底上下捣腾,还要抖个不停,看那渐趋柔软的香叶在指间滑落,颤悠悠的;案板揉搓,将锅内炒得柔性十足的香叶置于案板之上,并记得按同一个方向连续揉搓,。惟有如此,一片片的香叶才会卷缩成条。不过富有韧性的香叶在手松开的刹那会调皮地弹开,颤悠悠的。我与朋友互换角色,逐个体验,其乐融融。父亲更是迫不及待地趁热现泡,余则装盒分赠我与朋友。

节后上班的头一天,无意中刷到朋友晒的香叶泡水美图。隔着屏幕分明感觉到玻璃杯中颤悠悠的香叶在惬意地舒展着,仿佛那错过的柚花香儿正颤悠悠地弥漫开来……